

C40-4514

C40

4514

王最是難射此麀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
鎔穎利以身獲惜群鹿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
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山云看箭你
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見
三平初參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
三平撥開眉云此是殺人箭活
三下三平便禮拜鞏云三十
今日只得半箇聖人便拗

碧岩錄

九之十

今日只取野半園望入更味

三十三平野軒筆云三十

三年鄧開曾云北吳錄人語

三平 臥卷云筆筆下具來面

寒宗祖不效音赫咬華不火

野野傳來問藥山用明

金部

王景吳鑣恨北望張常公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卷之四

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

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

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

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

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

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

問德山學人仗鎢鋤劍擬

頤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

對劉劉信來問藥山用即藥一藥山云香蒲
 雞歸味甘良藥山釋藥雲亦不指立劉直割亦
 王最吳鑲恨北望藥常效藥云土其角咬雞

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如展陣
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柰不脫洒
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
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看
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藥山
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
問德山學人仗鎢鉞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山云
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無

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巖巖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劒麼僧云取得巖頭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為識得破只管逼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着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柰他何作家

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點後面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

高着眼看淨頭戴角去也

君看取

何似生第二頭走要射便射看

作什下一箭

中也須知

走三步

活鱖鱖地只

多五步若活

作什麼跳百步忽有成群趁虎

二俱並照須與他

箇死中得活時如何

付獵人

是雪竇又作麼

不干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
領過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已塞却你咽喉了也

唐詩云看箭狀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闌有作畧任是挿翼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這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群趁虎雪竇道只

恐五步湏死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群去趁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為鹿中王常引群鹿趁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東為一團話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方

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舉看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作語

兩概分開也好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無孔笛子

撞着龜拍板渾崙摩不破
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莽鹵換一擔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爭得蓋天

蓋地也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看孔着楔三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入境俱奪雙放雙

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籠天罩
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
與花藥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
大龍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
何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
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
似錦凋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他
既恁麼行戒却不恁麼行與他雲門一倍相返

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
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

東西不辨弄物短名買帽相頭

答還不

會

南北不分

摸却觸艘江南江北

月冷風高

何似生今日正當這時節天下人有眼不曾見

有耳不聞

古巖寒檜

笛子撞着龜拍板堪笑路

逢達道人

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不將

語默對

向什麼處見大龍手把白玉鞭一七

折了驪珠盡擊碎

留與後人不擊碎放過一

麼增瑕類

弄泥團作什麼韓國有憲章

識法者懼

朝打三千

三千條罪

只道得一半在八萬四千無量劫來墮魚間業

也未還得

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大龍答處傍譬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你諸

人如今你麼生會大龍意答處傍譬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冷風高更撞着古巖寒槽且道他意你麼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着甌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此是香巖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
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
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
此是劔刃上事湏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
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好處
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類便
見漏逗畢竟是你麼生得是國有憲章三千條
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章是條

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為不以本
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舉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

三千里外沒交涉七花八裂

自代云

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一合相不可得

南山起雲

乾坤莫覩刀所不入

北山下雨

點滴不施半河南半河北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負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
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
大凡垂語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

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主云一大
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
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古佛為
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有
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
絕情量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
纔你道理計較便纏腳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
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

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
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
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
相交是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
審意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
坤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
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
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鉞則當面

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以頌出
云

南山雲

乾坤莫覩

北山雨

點滴不施半

四七

二三面相親

幾處覓不見帶累

新羅國裏曾

上堂

東湧西沒東行不見西

大唐國裏未打

鼓

遲一刻還我話頭來

苦中樂

教阿樂中苦

兩重公案使誰舉若便苦樂

誰道黃金如糞

工

具眼若辨試拂拭看阿刺刺

可措許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相頭看風使帆向劍
刃上與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覩也
莫錯會此只頌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
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
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電轉星飛處便
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堆七珍八寶在
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了云誰道黃金如
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竇引來用禪

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
輕浮莫與交地卑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
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
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
去得失兩忘淨裸裸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
箇什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
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

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

這漢太熱合開一場合取口

何等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知而故犯文殊曰如我意者

道什麼直得分疎不下擔枷過狀把髻校衙

於一切法喚什麼作

無言無說

道什麼

無示無識

瞞別人離諸問答

道什麼是為入不二法門

用入作什麼用許多尊藤依什麼於

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

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這一靠莫道金栗如來說

卷之三

三

使三世諸佛也開口不得倒轉鎗頭雪竇云

來也刺殺一人中箭還似射人時

維摩道什麼咄萬箭攢心復云勘破了也但非

當時即今也恁麼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難

無為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且道雪竇還見

得落處麼夢也未夢見說什麼

勘破險金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

菩薩皆以二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合為一見

為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

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

二法門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遣言文殊以無言

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為入不二法門殊不

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雖去帚迹猶存未後依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

問維摩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

不去死水裏浸却若你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

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

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

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見維摩
麼夢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
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
有不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
千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
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
二法門唯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獨有文殊
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也無雪

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
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
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
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
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
以頌出云

除蹤跡

一本作
餘蹤跡

咄這維摩老

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
百咄得不濟事好與三十棒

悲生空懊惱

悲他作什麼自有金剛玉寶劍
為他閑事長無明勞而無功

卧疾毗耶離

因誰致得帶累一切人

全身太枯槁

病則且置

為什麼口似匾擔飯也

七佛祖師來

客來須看賊來

湏打成群作隊也

一室且頻掃

猶有這箇在鬼窟裏

裏作活計請問不二門

若有可說被他說了也當打云和闍黎也尋不見

時便靠倒

蒼天蒼天不靠倒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

毛獅子無處討

吐還見麼蒼天蒼天

雪竇道吐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吐作什麼以金剛王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為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

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
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
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為衆生有病
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卧疾毗耶離維摩
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
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
身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為說法云是身無常無
強無力無堅逐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衆

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七佛祖師來文
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徃彼閻疾一室且頻
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
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
便靠倒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
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拶到萬仞懸崖
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一手搦他有這般手脚
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金

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還見維
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
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
舌是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
金剛眼睛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
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
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不恁麼時畢竟

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舉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

又作麼生

作家弄影漢草窠裏一箇半箇

庵主便作虎聲

就錯却有牙爪同生

僧便作怕勢

同死承言須會宗

猶較些子英中

而作似則也

有刀亦能放亦

能收僧云這老賊

也須識破敗也

庵主云爭柰

老僧何

劈耳便掌可惜放過

僧休去

不了蒼

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

偷

金言猶在耳遭他雪竇點檢且道當時合作麼生免得點檢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
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古
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
目周正自然活鱗鱗地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
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
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今人須
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

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
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
提擲閑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
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拈向肚皮裏卜度
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
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
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
嗔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

恁麼行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間拈弄豈
有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峰見臨濟其時在深
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
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這僧也會
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
賊峯云爭柰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
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
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

以掩耳偷鈴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闔掃
筭若論此事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
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
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
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戲三昧慧炬三昧莊
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
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
得沒交涉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

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拳便作虎聲
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柰老僧何此亦是放
過處着着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用如今
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瞎
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
人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
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

是千千萬里

思之千里

悔不換當初蒼天爲

天好箇斑斑

閻黎自領出去爭奈未解用在

瓜牙未備

只與

不明待心牙

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

有條

無條

落落聲光皆振地這大虫却恁麼去箇

攀倒

大丈夫見也無老婆心切若解開眼同

虎尾兮捋虎鬚

忽然突出如何收放天下

一撥若無收放你三十棒教他轉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他

道爭柰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

手脚他必須有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見之
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
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也解放牙伏爪
爭柰不鮮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
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麼處來壁
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
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
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

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後來瀉山問仰山黃
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瀉山云百
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
然瀉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
解收虎尾瀉山云寐子甚有嶮崖之句雪竇引
用明前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此
子轉變自在要向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
無還見麼收虎尾兮捋虎鬚也須是本分任你

收虎尾捋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消
滴開口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
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

黑漆桶看時

不見暗昏昏

看時暗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

山是

是水漆桶裏洗黑汁

自代云厨庫三門

老婆心切打葛藤作什麼又

云好事不如無

自知較一半猶較些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
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恰到
問着又不曾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
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
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句為什麼這
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為你畧開一線路教你見
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
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

舉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
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
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
得失淨裸裸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
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
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
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親當暗
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

麼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
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
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
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
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覓又不
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
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

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交參裂

為君通

一線

何止一線十日並

花謝樹無影

打葛藤

了期何什麼處摸索

看時誰不見

暗不可總

黑漆桶裏盛黑汁

看時誰不見

兩暗見不見

倒騎牛兮入佛殿

三暗

我話頭來打云向什麼處去也雪竇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

曰人尋常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與君通一線亦怕人着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門則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

步自可見雪竇道見不見頌好事不如無合見
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
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箇什
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峰頂上草漫漫
有時關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
六臂忽若日月面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現一
切身為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撥着向上竅佛

眼也覷不着設使千聖出頭來也須倒退三千
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

不可合相

盡大地是

藥

若教連根告

那箇是自己

甜瓜徹蒂甜那裏得這消息來

治

澄之切攻理也音持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
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
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致釋迦自釋

迎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
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應機設教皆
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既淘汰
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地是藥你向什麼
處挿觜若挿得觜許你有轉身吐氣處便親見
雲門你若回顧躊躇管取挿觜不得雲門在你
脚跟底藥病相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着有
與你說無你若着無與你說有你若着不有不

無與你去糞埽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
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
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
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鉤頭
意莫認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
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
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眾云此藥亦能

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門室
中尋常用接人金鷲長老一日訪雪竇他是箇
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
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量計較
總使不着雪竇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
難萬重閑鎖太無端金鷲道者來相訪學海波
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工夫他意亦在
實亦在主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

教誰辨的撒沙撒土價高處着

古今何太錯

言中

有響一筆

閉門不造車

大小雪竇為衆竭力

勾下咄

一絲毫阿誰有開上

通途自寥廓

脚下便入

大向鬼窟裏作活計

錯錯

變劍倚空飛

鼻孔遼天亦

不妨奇特

穿却

頭落了也打云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

自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大

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他解截雲門脚跟為

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
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你頭出頭沒閉
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雪竇道為你通一線路
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
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畧露些子
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
也錯誰知雪竇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
天為什麼也穿却要會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

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
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談
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
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誦說在什麼處具
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

隨分

開箇鋪席
隨家豐儉

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

打草
只要

蛇驚山僧直得目瞪口患盲者拈鋤豎拂他

又不見端的瞎是則接物利生未必不見在患聾者語言三昧

他又不聞端的聾是則接物利生未必聞在患啞者

教伊說又說不得端的啞是則接物利生未必啞在是那箇未說在

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誠哉

是言山僧拱手歸降已接了也便打僧請益雲門也要諸方雲

門云汝禮拜着偃屈行草僧禮拜起這僧拗折拄杖子也

雲門以拄杖拄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的

瞎莫道這僧患盲好復喚近前來僧近前第二杓惡水

當時好門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莫道來也

云還會麼何不與本分草料僧云不會兩重

蒼天門云汝不是患啞端的啞口吧吧地僧

於此有省賊過後張弓討什麼碗

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處方

解恁麼道是時諸方列刹相望尋常示衆道諸

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

麼生接患盲者拈鎚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
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
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如今人
若作盲聾瘖啞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
中死却須是會佗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
接人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頭問和尚云
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
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

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方
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為什麼却
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為什麼却道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
沙云是藏云珪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
接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
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
云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這僧退後

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共是箇漢等他道禮拜着便與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同是別佗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種方便意在鉤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畧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

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為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着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甚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

麼者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

已在言前三竅俱明已做一段了也

杳絕機宜

向什麼處

摸索還做計

較得麼有什麼交涉

堪笑堪悲

天上天下正理

自由我什麼

暗漢巧匠不

什麼半明半暗

離婁不辨正色

留跟端的暗

師曠豈識玄絲

聾漢大功不立賞端的聾

爭如獨坐虛窓

下

須是怎麼始得真向思慮

葉落花開自有

時

即今什麼時節切不得作無事會今

復云

還會也無

重說無孔鐵鎚

惜自領出去可

離婁

莊子天地玄絲一作絲篇作離朱

盲聾瘖啞杳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

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

瘖啞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着這箇

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

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搦且道笑箇什

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

悲明明不盲却不盲明明不聾却不聾離婁不辨正

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
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
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契詒尋之亦不得後
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
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着直是離婁之目
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
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

一云晉平公之樂太師也

善別五音

六律隔山聞蟻闐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

撥動風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
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
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
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開自有
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
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他葉落花開葉落
時是秋花開時是春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
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

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云還說得麼

象罔一作周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

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

麼當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關黎問作什麼吾云如人

夜半背手摸枕头何不用本分草料一盲引衆盲巖云伐會

也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吾云汝作麼生

會何勞更問也要巖云徧身是手眼有什麼

窟裏作活計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泥裏洗土塊

同坑無異土奴見巖云師兄作麼生取人處

也。好與吾云通身是手眼。你鰕跳不出斗換却

還得十成也
未與爹作爺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脇不着席。藥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菩薩用

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當深夜無燈光時。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裁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徧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洒。如今人多

去你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
古人言旬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
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江
却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
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你通身話會若恁麼會
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
是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洒洒地方可見得大
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

何僧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煞道只道得八成
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便同此意
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圈繢不得雪
實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徧身是

四肢八節未是
衲僧極則處

通身是

頂門上有半
邊猶在案底

秉

拈來猶較十萬里

放過則不可
何止十萬里

展翅鵬騰

六合雲

此子境界將
謂奇特點

搏風鼓蕩四溟水

此子
塵埃

將謂天下人
不奈你何過

是何埃壘兮忽生

重為禪人下
注脚新拈却

著那 那箇毫釐弓未止別別吹散 君不見又

麼網珠垂範影重重大小大雪實作這箇去就可惜許依舊打哥藤

棒頭手眼從何起咄賊過後張弓放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

又須喫棒又打咄云且咄三喝四喝通山僧底是雪竇底是後作麼生

塏於蓋切塵也通作竭

偏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头底便是以手
摸身底便是若你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
計畢竟偏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去見他

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里雪竇弄得一句活道

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雲巖道吾奇特處云

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大鵬吞龍

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

竇道你若大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

大悲千手眼觀之只是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

似一毫釐風吹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

鼻用你手眼堪作何用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

在所以道是何埃壒兮忽生那箇毫釐兮未止
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柰後面依舊
漏逗說箇諭子依前只在圈續裏君不見網珠
垂範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
且道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
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
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
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事一切事徧攝

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纔舉大
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
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為網
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
交映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
昔賢首國師云為鏡燈論圖列十鏡中設一燈
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
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

而徧昇忉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
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
六相義甚明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
舉一相則六相俱該但為衆生日用而不知雪
竇拈帝網明珠垂範況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
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
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
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

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
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為什麼更著
箇咄字參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
間淨裸裸赤灑灑頭髻鬆耳卓朔且道作麼生
試舉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

通身無影象坐斷天下人舌頭

用休作什麼

門云蚌含明月

光吞萬象即且止棒頭正眼事如何曲不

藏直雪上加霜又一重 僧云如何是般若用 倒退三千

什門云兔子懷胎 峻甜苦酸連根若甜瓜徹蒂

智門窠窟若有個出來且道是般若 若体是般若用且要土上加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 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
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下尊
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
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
嶮處答這僧話畧露些子鋒鋷不妨奇特雖然

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些路頭
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体智門云蚌含明
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
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
秋有月則珠多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
云兔子懷胎此意亦無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
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是有月則多
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

而答般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
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
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如今人但瞠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
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
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放光鼻舌
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根下一無
一星事淨裸裸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

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

擬心即差動念即隔佛眼也

人天從

此見空生

須善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老漢作什麼設使須善提也

蚌含玄兔深深意

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用深深意

與禪家作戰爭

于戈已息天下太平還會麼打云關黎喚得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頌得好自然見

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
凝寂不消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

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即是絕言謂情塵
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得論
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蕪猿重山遙
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
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
心法雙忘性即真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
神光萬境關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
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

見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
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
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
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
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
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
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明道蚌
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爭奈

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畔含玄兔深深
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和子開浩
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要與智明雪
竇同參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九終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十

後學性一闕

孫興志梓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
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德
麼田地上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
舉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

打

燕不少何以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好箇

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消息道什麼

苦是新羅和尚用侍者無對果然是箇無孔

校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奈

是說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堪作何用

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撞雪竇拈

云犀牛兒猶在嶮泊斗錯資福畫一圓相於

中書一牛字草藁不勞拈雪竇拈云適來為

什麼不將出金鎗不辨也保福云和尚年尊

別請人好僻地裏罵官人辭雪竇拈云可惜

勞而無功兼身在內也好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

不在言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畧又須得

如此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

萬境惘然觀之不動可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

鹽官乃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角為扇時鹽官

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侍者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着磕着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麼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半字為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

事雪竇云適來為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為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各雖不同道得出来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

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你道理計較所以十
二時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
他雪竇頌一事云

犀牛扇子用多時

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具足為甚不知阿誰不曾

用問着元來總不知

人狂也怪別人不得知則知會則不會莫瞞

無限清風與頭角

在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上天下頭

角重生是什麼無風起浪

盡同雲雨去難追

蒼天蒼天也是失錢遭罪

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

人人有箇犀牛

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因請禪客各下一
什麼問着總不知還道得麼

轉語

鹽官猶在三轉了也

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

來

也有一箇半箇咄也好推倒禪床

時有僧出云大眾參堂

去賊過後張弓被奪却槍

雪竇喝云拋鉤釣

鯢鯨釣得箇蝦蟇便下座

招得他麼地賊過後張弓佛果自

微此語云又且問你諸人這僧道大眾參堂去是會不會若是不會爭解甚麼道若道會

時雪竇又道拋鉤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蟇便下座且道請誰在什麼處試請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

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為什麼問着總
不知去着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
雪竇還知麼不見無着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
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
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
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
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
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

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栽犀牛兒來時
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參堂去這僧奪得三家權
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
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
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為什麼道拋
鉤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蟇且道畢竟作麼生諸
人無事試拈掇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免放鷹一時取

俊總一切語言為一句攝大千沙界為一塵同
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

實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逗

文殊白槌云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一子親得

世尊便下座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
終至拔提河幾曾用着金剛王寶劒當時衆中
若有衲僧氣息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

一場狼籍世尊良久間被文殊一拶便下座那
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名杜口皆似此
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無縫塔
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
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
意在默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
事無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
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

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
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
然見得頌出

列聖叢中作者

知莫謗釋迦老子好還佗臨

一箇

法王法令不如斯

隨他走底如麻似粟

幾人到

會中若有仙陀客

就中難得伶俐人

不是

何必文殊下一槌

更下一槌又何必當

機一句作
麼生道嶮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
殊普賢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
中之奇方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
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
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雪竇道法
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有箇漢
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覩得
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

實一者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
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
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
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
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
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禅床
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
已前透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

不着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鞭不妨鈍置他世
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是鈍置處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

這添桶不妨疑大光作舞

莫曉殺人依舊禮拜

又怎麼去也是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

也是只恐錯會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

野狐精此恩難報三十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

落處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
精有者道是裂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恁麼
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
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粘解縛方謂之
善知識大光你舞這僧禮拜末後僧却你舞大
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
只管你舞遮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
野狐精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

活句不參死句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
頌出且道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
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還知麼
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

百發百中向

誰云黃葉是

黃金

且作止啼瞞得小兒也無用處

曹溪波浪如相似

弄泥團漢

有什麼限依樣畫

無限平人被陸沉

遇着活底人帶

累天下衲僧摸索不得帶累闍黎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
狐精是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
金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
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
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小
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權設方便
為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
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

也有權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
如虎挿翼曹溪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
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一向怎麼無限平人被
陸沉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
間淨裸裸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
毛獅子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

好箇消息用見作什麼若見不見自然非彼

不見之相山僧作兩頭三面向去也若不見三

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自然非物按草

說什麼口云何非汝說你說我總沒交涉

頭聲色李古人不肯承當打云脚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

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到此引經云

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
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
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
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
意道世間燈籠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
此妙精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
我見香臺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
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

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時即是見佛佛云我
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
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
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
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
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為
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
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經意初縱破後

奪破雪竇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見與不
見直口頌見佛也

全象金牛臂不殊

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

從來作者共名摸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

在如今要見黃頭老

咄這老胡瞎漢

塵在半途

脚跟下蹉過了也更教山僧

全象金牛臂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

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

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
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
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
為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為復
總是為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着
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認不語
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
盲人摸着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

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
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
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
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
亦然金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金牛
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
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

發於硯謂之金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
得如此全象金牛與眼中瞥更不殊從來作者
共名摸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着自從迦
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
摸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
即便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
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要見利刹塵塵在半途
尋常道一塵一佛刹一葉一釋迦盡三千大千

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時猶在
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
上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着頭角生無佛處急
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裸裸赤灑灑事
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
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

焦穀不
生芽

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已是謗釋迦老子了不道如來無

語猶自顛預早只是無二種語周由者也說

是七穿八穴種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好一撥慶云聾

人爭得聞望空啟告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

頭道爭瞞得明眼人慶云作麼生是如

來語錯却較保福云喫茶去領復云還會

長慶保福在雪峰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

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

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

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

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是貪嗔癡根本

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

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

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

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

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

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
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
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
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
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
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
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
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

語還有義箇湏知恁麼見得方見這兩箇漢敗
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與他理
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
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
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
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
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

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
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
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這因緣與偏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
是非處須是你腳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
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辦
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辨箇
得失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

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得好如電轉星飛相似保
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兮第一第二

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榜樣隨邪逐惡作什麼卧

龍不鑒止水

同道方知無處有月波澄四海孤舟獨自行徒

勞卜度計什磨梳

有處無風浪起嚇殺人還覺寒毛卓豎麼打云來也

稜禪客稜禪客

勾賊破家開市裏三月禹門

遭點額

退已讓人萬中無一只得飲氣吞聲

頭兮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二第二正是死

水裏你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
摸索不着在雪竇云卧龍不鑒止水死水裏豈
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你活計須
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龍藏正似前頭
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龍又道
卧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
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
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

解頌了也佗有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
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
禹門遭點額長慶雖是透龍門底龍却被保福
驀頭一點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

道什麼三
設不同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未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
一句忒煞卽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人畧
借此語通箇消息要為人你若一向正令全提

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嫌他未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鑪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

浸爛罩孔無風起浪

神光照天地

千他什麼事見

免放鷹

立雪如未休

錯就錯阿誰曾見你來

何

人不雕偽

入寺看額二六時中走上走下是什麼閻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且道為什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室亘於霄漢又一夕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及羣書每嘆曰孔老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徃彼晨夕參扣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忖曰昔人求道敲

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
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
於砌下遲明積雪過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
此當求何事二祖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
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
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
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
自斷左臂致于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

立雪斷臂當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
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
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達磨為易其名曰慧可
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於舒州皖公山
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太湖縣
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
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
傳於世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

寶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偽立雪若未休足
恭誦詐之人皆效之一時只成雕偽則是誦詐
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為什麼却引這因
緣來用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裸裸地方
頌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
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
堂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鮓子三箇胡孫夜斲
錢又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

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
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
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
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

金佛不渡鑪

燎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人來訪紫胡

廢去也只恐喪身失命

牌中數箇字

不識字底猶見也無話會處天下納

僧掉臂不得只恐喪身失命

清風何處無

又恁麼去也頭上漫漫脚下漫

來也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為
什麼却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鑪始得紫
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
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擬議則喪身失
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紫胡便歸
方丈且道為什麼却咬趙州不得紫胡又一夕
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
臂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

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
許你咬殺一切人處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
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
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

燒却了也

常思破竈墮

東行西

不可癩

杖手忽擊着

在山僧手裏山僧不

方

知辜負我

似你相似摸索不着有什麼用處

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若何箇裏薦得未免

辜負你麼生得不辜負去拄杖子未免在別

裏人手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竇
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嵩山破竈墮和
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領徒入
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
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杖敲竈三下
云咄汝本塽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恁麼
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

有一人青衣戴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
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
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
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
道汝本塽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侍僧俱
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
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

僧舉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龜
神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
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埤瓦泥土是同是
別既是如此雪竇為什麼道杖子忽擊着方知
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拄杖子
在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為什麼却引破竈
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是絕得失情
塵意想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垂宗
旨直得天地陡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行雨
驟傾瀉倒嶽巖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
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

又一線道

是人先

世罪業

驢馱

應墮惡道

墮墮

以今世人輕賤

故

酬本及未

先世罪業

何什麼處摸索

則為

金消滅

雪上加霜又一

重如湯消水

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
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只據
平常講究乃經中常論雪竇拈來頌這意欲打
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明太子科此一分為能
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如此之人先世
造地獄業為善力強未受以今世人輕賤故先
世罪業則為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
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

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
道經自有靈驗苦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
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各持此經
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
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諭於法
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
則山摧擬海則海竭就諭彰名其法亦然此般

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
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真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
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洒洒者是
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動地聞
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即如今
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
人有一卷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
此經靈驗向止轉重令輕轉輕不受設使敲聖

功能未為奇特不見龐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
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主云有疑請問
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誰講阿
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
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
休歷座爭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
我聞并信受總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
說了也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四句偈義全同證
佛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一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
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
堂云話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
持此經者即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
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斬為三段三
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這裏設使有萬

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都不知
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
黃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
起造箇唯是轉處些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
堆數函經看他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
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旣靈
即通旣通即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
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即是真如忽未

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你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
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
若識得去逢境遇緣為主為宗若未能明得且
伏聽處分雪竇出眼頌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
云

明珠在掌

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
麼西邊誦詠八面玲瓏

有功者

賞

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
若無功時作麼生賞

胡漢不來

內外絕
消息猶

較些

全無伎倆

展轉沒交涉向什麼處
摸索打破漆桶來相見伎倆

既無

誰去歇去

波旬失途

勘破了也這外
道魔王尋蹤跡

不瞿曇瞿曇

佛眼觀
不見出認

我也無了也

復云

勘破了也

已在一棒一條痕
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
者則以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萬象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
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此兩句頌公案畢胡
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孔也有胡漢來

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何到這裏佛眼也覷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摸索至使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無門是故洞山和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拋撒米麪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你踐如此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旣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也教失

途世尊以一切衆生為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行波旬宮殿為之振烈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處雪竇更自點胷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真眼者試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嘮嘮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你麼生是金剛寶劍貶上眉毛試請露鋒銚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

漏逗不少這漢是則一法是爭崇靈龜曳尾

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

案西院云錯也須是爐裏煨過始得劈腹剝

主賓平行三两步已足半前落後這西院又

云錯劈腹剝心人皆喚作西重公案

殊不知似水入水如金博金平近前

依前不知落處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

錯是上座錯前箭猶輕平云從漪錯錯認馬

作驢下領似怎麼被僧打西院云錯雪上加霜平

休去錯認定盤星果然不知落處西院云且

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院尋

硬似鐵當時何平當時便行也似衲僧似則

後住院謂衆云貧兒思舊債我當初行脚時

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
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
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爭奈這兩錯何
于錯萬錯爭奈

後交涉轉見
即當愁殺人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
城來時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
打思明十回道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死急
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

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和尚方便接他
寶壽亦打起出這僧且道寶壽亦起這僧唯當
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作麼生後來俱
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
明云許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
西剃刀獻與和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
江西剃刀思明以衣袖拂一拂院云侍者收取
明云阿剌刺天平曾參焦山主本為他到諸方

參得此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大口
道我會禪會道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
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
世祖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
禪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學喚作公
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
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應諾
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只如未拈花阿難未

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
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
如此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惶惶怖分
疎不下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
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
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天
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
不薦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

行三两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
近前西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
平云從漪錯且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
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
錯天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也不道
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
氣息天平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腳時被業
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

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
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七第
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
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腳時自
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腳被諸方熱瞞不可
未行腳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
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
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

豈有許多般葛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曾擔一擔
禪遶天下走被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着雪
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

漆桶一狀領過

愛輕薄

也有些子呵佛罵祖如麻似粟滿肚

參來用不着

只宜有用處方木不圓孔闔黎與他同參

不堪悲堪

笑天平老

天下衲僧跳不出不怕旁人攢眉也得人鈍悶

却謂當初

悔行脚

未行脚已前錯了也踏破草鞋堪作何用一筆勾下錯錯是什

竇已錯下

西院清風頓銷鏢何似生莫道西

院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亦須倒退云忽三千始得於斯會得許你天下橫行

有箇衲僧出云錯

猶較些子

雪竇錯何似天

平錯

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揆沒交涉且道畢竟如何打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
只是用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
及至向烘鑪裏纔烹元來一點使不着五祖先
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琉璃瓶裏搗糍糕相似
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着便破若要活潑潑

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下來亦
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
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堪悲堪笑
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
說不出堪笑他會一肚皮禪更使些子不看錯
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
語底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
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一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

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
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
銷鏢雪竇上堂上舉此話意道錯我且問你雪
竇這兩錯何似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
振通方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
今明辨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

作家
君王

大唐天子也合知恁麼頭國師云檀越踏毗

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共帝云寡人不曾

何不領語可惜許好彩不分付國師云莫認

帝當時便喝更用會作什麼自已清淨法身雖然葛藤却有出身

處醉後即當愁殺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
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
來問國師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
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

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得廉纖却有
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毘盧頂頂
上行始得他却薦更道寡人不曾國師後面
忒煞即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
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
放一收八面受敵不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
看風使帆若只僻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他黃檗
老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

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為裴相國葛藤忒煞此豈
不是善為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
為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
種他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
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
寂照太原孚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
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聽講講至
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座忽然

失笑孚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
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
短之處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即不敢說
座主既問則不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
身孚云如此解說何處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
說一遍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
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
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

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為我
說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
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
究看孚一依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
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阿誰孚曰某甲
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為什
麼醉酒卧街孚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
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

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
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
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
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
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
汝立雪斷臂當為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
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
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

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
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
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瞠眼努
目弄精寬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
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
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為極則為什麼却不
教人認不見道認着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
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

竇嫌他老婆心切爭柰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
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
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
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
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
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闍黎因什麼顛倒
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為
什麼認奴作即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

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
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
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
云

足下無私一作無緣

一國之師亦強名

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搖

南陽獨許

振嘉聲

果然生斷要津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

大唐扶得真

天子

可憐生接得堪作何用接得瞎衲僧清什麼事

曾踏毘盧頂上

行

一切人何不恁麼去直得鐵鎚擊碎黃金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踏

青龍無風猶樹國青龍要割葉山羊赤葉山吳村
簪帽其削髮亦靈效良國意割也外村家只是
三年廚門具眼向一白不野中有一葉山豈
曉也思量天母是恨紫衣輩外都與著山一翫
十年映青無一箇三年中泊來父子
割髮青龍云古青龍輩袖裏云天
三年無語願云三十年對要人
外大頭願云猶是割人前燕

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為

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

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

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

本末

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垛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舟

三平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山道

看箭其僧便作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

有頭無尾既做圈繡要陷藥山爭柰藥山是作